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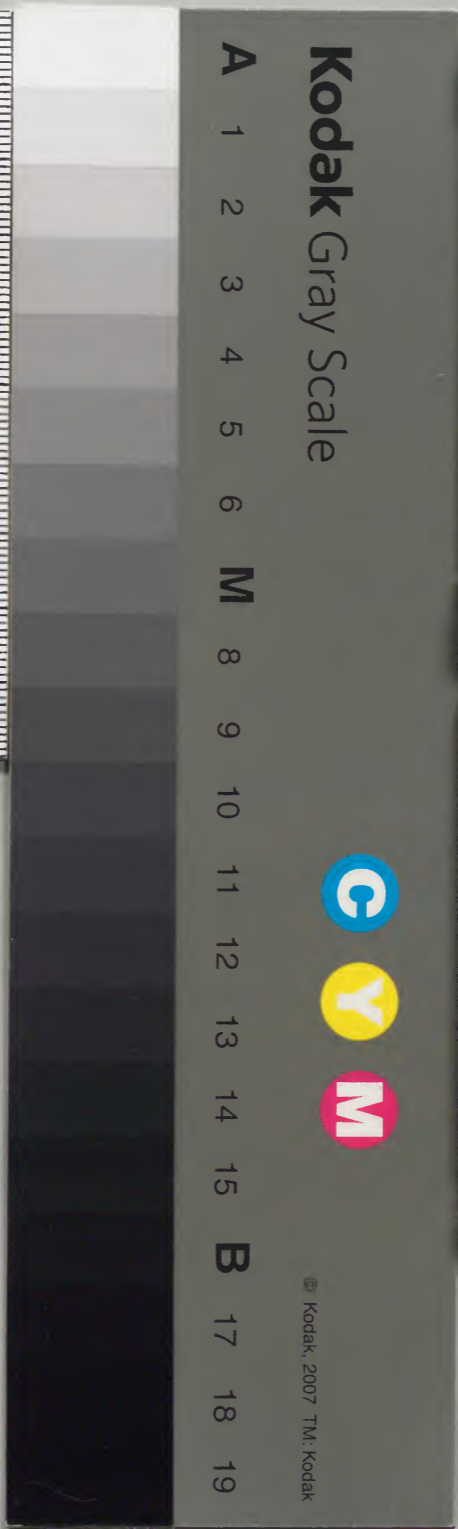
說苑

三四

漢書門類			
二	九	〇	二
一	一	一	二
〇	〇	函	號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三	五		漢
六	一	〇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02	
冊數	10 (2)		
函號	298	63	



劉向



以作之

說苑卷第三

建本第三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淺草文庫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
 慎始柰何曰正之正之柰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
 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
 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
 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
 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
 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
 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為君子立體有義

修身之
 要盡此

矣而孝為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隊矣而
 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為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為
 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為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
 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
 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脩邇君子之道
 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
 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
 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誼藏其
 偽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為之擇明師選

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
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
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
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
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
以主為父以國為家以士人為兄弟故苟有可以安
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
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為本
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

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
以臣為本臣以君為本父以子為本子以父為本棄
其本榮華槁矣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
祿而仕昔者由事一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為親
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
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之時
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
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

語悲不
忍多讀

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其某也且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

聖人作
用器不
可測

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寤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

說苑

卷三

三

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避暴怒也今子
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
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
魯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
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不能
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
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其
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論語 卷之三

四

難成作不剛

不另提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未發之
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學不陵節而
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
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
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
行濟濟鏘鏘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
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為方伯諸侯矣
人之幼穉童蒙之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身全性夫
幼者必愚愚者妄行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

論語

卷之三

四

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脩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睹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遙乎無方之內彷徨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所遊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間居心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虞疏遠世事分明利室營業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為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其能為者偷慢懈墮多暇日

語精而韻

之故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厲中益知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

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
 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
 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
 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
 耻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
 精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
 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銳金石雜草藥以攻疾
 各知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親其

親出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
 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今夫晚世
 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為如此人者是非本也
 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
 而非工匠者也食於金甌須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
 此言違於情而行矇於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親
 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
 故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
 畀有昊此之謂也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跋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

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開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慤不亡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汚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

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衆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者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

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二十年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卧吾不敢卧十三歲學而周威公師之夫走者之速也而過二里止

論語 卷三
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今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
為諸侯師豈不宜哉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
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
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
交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
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幾仁惡士且近
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
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為乎孔子曰括而矜之

脫此一條

漢書
丁外
俱此
也

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
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為之
內私誓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
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
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為是
用是為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豐壻境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壤必先矣樹本淺根
培不深未必擗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

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焦唇仰天而歎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

虞君問盆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

數語使千古美人俱索然無味

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子貢問為政

不別提

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文公見咎季其廟傳於西墻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
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
力其墻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
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軫曰呂刑云一人有
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羣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
宮室以妨人宅板築以時無奪農功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
夫一鬼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

未定則一鬼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
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
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
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鬼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為
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晉襄公薨嗣君少趙宣子相謂大夫曰立少君懼多
難請立雍雍長出在秦秦大足以為援賈季曰不若
公子樂樂有寵於國先君愛而仕之翟翟足以為援
穆嬴抱太子以呼於庭曰先君奚罪其嗣亦奚罪舍

嫡嗣不立而外求君乎出朝抱以見宣子曰惡難也故欲立長君長君立而少君壯難乃至矣宣子患之遂立太子也

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安于曰無恤不才今以為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為社稷忍辱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日能為社稷忍辱豈日能刺人哉處十月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為飲器

劉向說苑卷第三終

壬子閏三月十四日校

劉向

說苑卷第四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立節第四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誼而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日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

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
此曾子布衣緼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
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
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
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
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
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潔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王
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
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為夫義

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耻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
此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耻也夫士之所耻者天下
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
焉二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
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
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已士不辭也孔
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富而不可求
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
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然後可與

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軌
子路曰禮過二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軌今陳修門者
人數衆矣夫子何為不軌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
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
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為軌也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出
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
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曾子

子思別提
狐白例

義峻而
詞婉大
賢氣象
自與人
不同

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
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
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
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
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子思居於衛緼袍無
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
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
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彼
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及雖貧也不忍以身

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宋襄公茲父為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為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自夷之臣為之相兄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為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

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為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將殺之公子重耳謂申生曰為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進辭辭之必免於罪申生曰不可我辭之驪姬必有罪矣吾君老矣微驪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終哉重耳曰不辭則不若速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於死是惡吾君也夫斂父之過而取美諸侯孰肯納之入困於宗出困於逃是重吾惡也吾聞之忠不暴

卷之三十一 晉世家

不別提

君智不重重不逃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劍
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萋兮斐兮成是
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晉獻公之時有士焉曰狐突傳太子申生公立驪姬
為夫人而國多憂狐突稱疾不出六年獻公以譖誅
太子太子將死使人謂狐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
傳一出以輔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
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於諸大夫
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

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

最難處
之事而
處之甚
善悟此
天下無
難事矣

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王
召奮揚使城父人執之以至王曰言出於予口入於
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初命臣曰事建如事
余臣不佞不能貳也奉初以還故遣之已而悔之亦
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
是重過也逃無所入王乃赦之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鉏
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

寢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
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
死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為難乃告子蘭子
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
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適子
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莫領於庭以遂吾
行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

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
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為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
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
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為亂
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
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
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
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
為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

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
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
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
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
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為父之孝子矣乃君
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
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
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
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

可以死
可以無
於此見
之

也
齊莊公且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
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
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
之賓盡汝下也趨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
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鬪獲甲首三百莊
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為五乘
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
利是汚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

吾所知也遂進聞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
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
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
隰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
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
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日子毋
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
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
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

闔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隳而隅
爲之崩此非所以起也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
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爲人臣之禮邪雍
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
死之而王曰子何爲死車右對曰爲其鳴吾君也王
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
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
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

說苑 卷四 八

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日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黜地。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爲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

效。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爲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爲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徇於國。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爲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

不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
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辯
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
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昔年宋康公病
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
辱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昔年不得是惰行也吾
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
上

佛盼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

觀此則
凡取人
者皆矯
廉也

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址餘子田基獨後
至袪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乘
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袪衣將入鼎佛盼播而之趙
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為始田基
曰吾聞廉士不耻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
士終身慚矣強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
司馬

齊崔杼弑莊公邢鄒賁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
公子將奚如邢鄒賁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

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賁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賁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

之謂也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蓋邑人王歆賢令於軍曰環蓋二十里毋入以歆之故已而使入謂歆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歆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歆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軀於樹枝自奮絕脛而死齊亡大夫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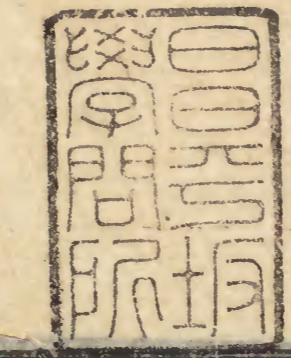
日王歆布衣義猶不背齊向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
 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為襄王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
 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日別君
 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日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
 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日易而言則
 生不易而言則列左儒對日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
 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
 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善窺賢
 者之徹

莒穆公有臣日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
 林食杼栗夏處洲澤食蒹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
 往死之其友日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吾子死
 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日始我以為君不吾知也
 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
 下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奪之
 王將殺之大夫諫日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
 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戰楚大勝晉歸

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
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
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未死也王
命發乎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劉向

說苑卷第四終

文政辛巳

同日洋板

